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7期（民國104年3月），51-8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清末威海衛華勇營研究，1899-1906*

劉本森**

## 摘　要

1898 年英國租占威海衛之後，曾於 1899 年成立華勇營，並將其作為英軍一部參與八國聯軍之役，後於 1906 年解散。華勇營的歷史反映了英國政策的變化，當海軍部決定不將威海衛發展成為重要的海軍基地之後，當時負責該租借地的陸軍部決定成立一支中國人組成的軍隊負責防務與治安。華勇營以英國人為軍官，在山東、直隸等地招募了約一千名士兵，在威海衛勘界糾紛、八國聯軍之役時，取得一定的成功，但 1900 年前後有很多士兵逃跑，於是英方對其進行縮編。與將華勇營形象臉譜化視為「漢奸」不同，本文認為：華勇營士兵大部份是普通平凡的農村青年。

**關鍵詞：華勇營（中國軍團）、英國、租借地、威海衛、漢奸**

---

*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以及劍橋大學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的修改意見！
收稿日期：2013 年 11 月 18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 年 9 月 5 日。

**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 前　言

華勇營，英文名爲 Chinese Regiment，現多譯爲「中國軍團」，是英國租占威海衛後於 1899 年在租借地內成立的一支傭傭軍。其編制爲 1,000 人，實際人數最少時僅五百餘名，最多時達一千三百餘名。主要任務是負責租借地內的防務與治安，另在義和團運動期間作爲英國軍團一部參加了八國聯軍之役。華勇營於 1906 年解散前，僅僅存在了短暫的 7 年時間。然而，它卻是目前所知列強在近代中國成立的唯一一支成功的正規傭傭軍。[1]

因爲資料的缺失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學界長期以來對於這支英國在中國租借地內成立的傭傭軍缺乏重視，研究成果有限。目前國內關於華勇營的學術專論有二：一是威海市檔案館張建國和張軍勇的《米字旗下的威海衛》一書，書中列有專節對華勇營進行了詳細的介紹，係中國學界首次較爲全面還原華勇營組建、活動與解散等史實的研究。[2]二是揚州大學花玲的碩士學位論文〈八國聯軍中的中國軍團——英租時期威海衛華勇營研究〉，該文對英租時期威海衛華勇營的組建、活動與解散的情況進行研究後，認爲華勇營是「英國殖民者鎮壓威海衛人民反抗的工具」，「背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充當敵人的走狗和劊子手」，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3]兩者使用的資料一致，所持觀點也相近。外文著作方面，華勇營軍官巴恩斯（Arthur Alison Stuart Barnes,

1　德國在租占青島時期，也曾短暫成立了一支「華勇連」，「德國人也成立了中國軍團，他們有一個連 120 人駐紮在膠州東北 10 英里外的村莊裡」。（CO521/1,“WEI-HA-IWEI,KIAO-CHOW,” Jan, 1900）。然而，德國人的嘗試很快失敗，「只有英國人能夠傭傭中國人對抗中國人。誠然，德國人也曾嘗試過，但是他們的實驗似乎失敗了，並且我相信他們不可能再次進行」。*The Daily Graphic*, 12 Jan. 1901，轉引自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London: Grant Richards, Leicester Square, 1902), p. 210。另，德國成立華勇連的史料與研究均極爲缺乏，筆者所見，僅 Thomas Morlang 的 *Askari und Fitafita: Farbige Söldner in den deutschen Kolonien* (Berlin: Ch.Links Verlag, 2008)一書中有所涉獵。

2　張建國、張軍勇編著，*WeiHaiWei Under British Rule*（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該書中文版爲鄭向陽主編，《米字旗下的威海衛》（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中文版無註釋。

3　花玲，〈八國聯軍中的中國軍團——英租時期威海衛華勇營研究〉（揚州：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頁 3。

1867-1937）的《華勇營出軍誌》是作者對華勇營參加八國聯軍的回憶性文字，書後附有當時英國駐華公使、駐威海衛辦事大臣關於華勇營的通信，以及各報紙對華勇營的報導和評價。全書分量不重，僅有七萬餘字，卻是一份非常寶貴的資料。當然，作者身為華勇營軍官，對華勇營不吝溢美之詞。[4]另外，英國威海衛行政公署辦事大臣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於 1910 年發表的《獅與龍相遇共處華北：威海衛》一書中，對華勇營士兵的概況和生活有所提及；[5]艾倫．哈菲爾德（Alan. Harfield）的《中國沿海的英國和印度軍隊》、[6]帕梅拉．艾特威爾（Pamela Atwell）的《英國當權者和中國改革者：英租威海衛及歸還始末（1898-1930）》[7]也都提及華勇營，但內容相較巴恩斯、莊士敦的著作並無多大突破。

由於華勇營的「僱傭軍」這一特殊身分，儘管學界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坊間各類通俗作品中對華勇營的關注和討論不在少數。如張鳴的〈八國聯軍裡的中國兵〉一文，略帶獵奇性質，將華勇營視為中國人的「羞辱」；[8]雪兒簡思的〈八國聯軍中的「華勇營」〉、羅學蓬的〈揭祕華勇營〉也屬同類獵奇文學；[9]充斥在網絡論壇中的〈清末最著名的漢奸武裝華勇營〉等文更是將華勇營冠以「最大的漢奸部隊」之名，以博取注視並引發討論。[10]當然，有些作者的思想不僅局限於此，如羅學蓬的小說《華勇營》中雖不乏「殺同胞考驗忠誠」、

---

4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目前坊間關於華勇營的故事，大多摘譯自該書，如楊植峰，《帝國的殘影：西洋涉華珍籍收藏》（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第八章〈八國聯軍中的華勇營〉即根據此書譯編。

5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10).

6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Farnham: A&J. Partnership, 1990).

7 Pamela Atwell, *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8 張鳴，〈八國聯軍裡的中國兵〉，《中國新聞週刊》，2006 年第 22 期，頁 87。

9 雪兒簡思，〈八國聯軍中的「華勇營」〉，《時代教育（先鋒國家歷史）》，2008 年第 1 期，頁 47-51；羅學蓬，〈揭祕華勇營〉，《今古傳奇》，2008 年第 1 期，頁 4-47。

10 〈清末最著名的漢奸武裝華勇營〉，鳳凰網歷史頻道，http://news.ifeng.com/history/gaoqing/detail_2013_11/28/31641717_0.shtml。（2014 年 4 月 6 日檢索）

「華勇營助紂爲虐」這樣的標題，但作者的立意在於「尋找民族精神中缺失的恥辱」。[11]此類作品在資料、史實方面並無突破，但其文背後流露的思想立場值得關注。

綜上，既往研究的主要成績非常明顯，即對於華勇營的部份史實有初步的把握。然而，待解決的問題也同樣突出，如持論有失公允、帶有強烈的感情傾向；未能深入探討華勇營士兵對於「僱傭兵」身分的自我判斷與價值選擇，而以簡單的「忠奸模式」對其做出臉譜化的道德評判；以及未能關注到華勇營的成立解散與英租威海衛、英國在華政策的關係。以上正是本文的主要突破方向，也是本文的價值所在。由是，本文擬根據大量一手檔案，做如下三個方面的努力：第一，進一步考證華勇營的相關史事，例如華勇營的建立與兵源、士兵的日常生活、戰鬥情況、紀律問題等等；第二，還原眞實的華勇營形象，介紹華勇營在英國軍官、輿論界、中國軍隊以及後來的中國史學與文學話語系統下的形象，並通過分析華勇營士兵「開小差」現象來思考華勇營士兵的入伍動機、價值選擇，進而探討華勇營究竟「爲誰而戰」，並對其「漢奸」形象做出評價；第三，華勇營的成立和解散，與英租威海衛的命運息息相關，與英國在華政策緊密相連，本文將闡釋華勇營命運與英國在華政策的關係，以加深對當時英國對華政策的理解。

本文所使用的檔案材料，主要是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UK）館藏英國殖民部檔中的威海衛卷（以 CO521 和 CO873 爲最）與陸軍部檔案（以 WO32 爲主）。前者爲英租時期威海衛行政公署檔案，1930 年英國歸還威海衛時將該檔帶回英國，目前中文史學界還沒有人系統使用過這批檔案。惟 2000 年前後威海市檔案館從該檔中印回部份（約 3 萬頁），自行編目，卷宗名多爲根據文意自擬，建立了威海市檔案館《英租威海衛行政公署檔案》（以下簡稱《英租檔案》）全宗，筆者曾在威海市檔案館閱檔月餘，當時所查檔案，已不易從英國國家檔案館再次檢出，故本文所引檔案雖藏於兩處，實爲

11　羅學蓬，《華勇營》（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前言，頁 1。

同一批，特此說明。

## 一、英國人成立華勇營

甲午戰敗後，中國遭到西方列強的瓜分。1898 年德國占據膠州灣、俄國租占旅順大連之後，英國所堅持的「列強在北直隸灣的均勢原則被打破」，[12] 其直接後果是英國租占威海衛，「以防止北直隸灣或者直隸落入某一個列強國家之手」。[13]

威海衛位於山東半島最東端。1898 年 7 月 1 日中英簽署《訂租威海衛專條》後，「劉公島並在威海灣之群島及威海全灣沿岸以內之十英里地方」成爲英國的租借地。[14]此後，英國人所說的威海衛就專指這塊人口密度不大的條狀地：它大概有 10 英里寬，在黃海裡擁有一個寬闊的海灣，海灣內大概有 15 個島，其中最大的是劉公島——總共約 285 平方英里。

英國租占威海衛之後，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便是需要在此處布置足夠的軍事力量。然而，幾乎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使英國沒有多餘軍隊派往威海衛，何況此時英國人正在南非與波耳人爭奪領土，第二次波耳戰爭即將爆發，英國將大量軍隊派往南非。[15]當時，英國在威海衛的部隊「只有一隊皇家海軍工兵部隊，在劉公島修建碼頭」。[16]可以說，英國租占威海衛之後，租借地面臨防禦真空。

12 “China Department, Memorandum Affairs of China, Corea, Japan, and Siam, to January 1, 1899,” in Ian Hill Nish,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First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1860-1914, Vol. 13*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pp. 75-76.

13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3。

14 〈訂租威海衛專條〉，收入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頁 782。

15 〔英〕季南著，許步曾譯，《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上海：商務印書館，1984），頁 320。

16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p. 281.

這種局面的出現，除上述英國兵力不足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因英國政府各部門之間對威海衛戰略價值和前途的爭執所致。早在 1898 年 4 月份，就有海軍部官員化名發文，希望通過封鎖旅順港而不是固防威海衛來對抗俄國，文稱威海衛的防禦工事意味著大量的工程；保護這一要塞需要大概一萬名士兵駐防，「威海衛將成爲帝國一個永遠的開支和弱點」，不同意將威海衛作爲防禦重點，[17]這種觀點得到中國艦隊等多方支持。與此相反，英國軍事情報部門認爲「在威海衛建立一個加固的海軍基地將對俄國和德國對北京政府的影響進行有效制衡」，希望將較大的劉公島與小一些的日島作爲防禦的關鍵，在劉公島上安排 1,500 人駐防，其中的精銳 500 人是英國士兵；島上應該有「非常堅固的工事，防禦登岸的圍牆，足夠寬敞的營房，非常強大的武器」。[18]兩種不同的觀點，反映當時英國存在的兩種不同戰略思想。相較而言，前者更爲靈活、攻擊性更強；後者則更符合大英帝國的傳統和榮光，但卻是一種消極防禦。

在爭執中，威海衛作爲一流海軍基地的防禦工事和防禦標準問題被擱置下來，這實際上意味著威海衛將不會成爲英國海軍的防禦重點。威海衛在遠東的戰略定位就這樣懸而未決，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 1898 年英國租占威海衛之後遠東事務的相對平靜。

在這一環境下，陸軍部和海軍部在威海衛的防禦問題上達成共識，陸地防禦由陸軍部負責，海軍部會在劉公島上建立並控制一個海軍倉庫，島上的其他東西由陸軍部控制。這樣，威海衛的防禦問題就交到了陸軍部手中。爲了滿足威海衛陸地防禦的需要，陸軍部決定「招募華勇營」。[19]1898 年 10 月 11 日，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1830-1903）致電駐華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

17 'Mile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he Times*, 5 Apr. 1898.

18 PRO 30/40/14, memo Ardagh, 'Weihaiwei'(confidential), 12 Apr. 1898. Cf. T. G. Otte, "'Wee-ah-wee'?: Britain at Weihaiwei, 1898-1930," in Greg Kennedy, ed., *British Naval Strategy East of Suez, 1900-2000, Influences and Action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4), pp.4-34.

19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p. 281.

MacDonald, 1852-1915），詢問他「是否反對陸軍部立即派一名軍官前往香港，爲威海衛招募一營中國士兵？」同日，竇納樂覆電稱，對這一建議「沒有人提出異議」。[20]此時，英國的意圖是不僅在威海衛租借地內招募，也「在中國南方說粵語的地方招募」。[21]11 月，英國陸軍部 2 號指令（Army Order No.2）同意在威海衛租借地成立一支地方武裝，[22]並向女王提交報告，女王「愉快地下令成立中國軍團，並將其命名爲『步兵中國軍團』」，「並且進一步指示說，這支軍團應該稱爲『第一營』」。[23]

華勇營的組建首先從任命軍官開始。該營軍官分爲兩類，一是原本擁有軍銜的軍官，二是沒有軍銜的軍官，即士官。「軍官應全部爲英國人，從英國或印度軍隊中選拔。被任命爲上尉者需要有 6 年以上的服役期，中尉需有 4 年以上服役期。需要一份能在世界任何地方服役的健康證明」。[24]士官應爲「25 歲以下；未婚；接受過第 2 級別的教育，第 1 級別教育優先；品行良好；經歷過所有士官職歷；通過適合在中國服役的體檢」，「中文過關者每年有 20 鎊津貼」。[25]英國陸軍部首先任命了印度參謀部隊（India Staff Corps）的鮑爾（Hamilton Bower, 1858-1940）少校（當時正在東古拉作戰）以上校軍銜擔任這支部隊的指揮官，西騎兵團（West Riding Regiment）的布魯斯（Clarence Dalyrymple Bruce）上尉（以少校軍銜）擔任副指揮官。[26]在華勇營的組建和存在階段，除鮑爾、布魯斯外，主要軍官還有：沃森（W Milward Watson）少校、巴恩斯少校、希爾頓·約翰森（Hilton Johnson）上尉、鄧特

20 吳乃華、魏彬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甲午戰後英國佔領威海衛資料選譯〉，收入威海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英國強租威海衛 32 年》（內部刊行，1998），頁 310。

21 Memo, Colonial Defence Committee, no. 170, ‘Wei-hai-Wei: Strength and Constitution of Garrison’, 17 Jan. 1899 , CAB 8/2.

22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3。

23 Formation of Chinese Regiment of Infantry, 28 Nov. 1898, WO 32/6793.

24 Scheme for a Battalion of Chinese troops to be raised in China, under the Army Act, for General Service, WO32/6795.

25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of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of the new Chinese Regiment (European Staff) , WO32/6795.

26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3。

（W. H. Dent）上尉、雷亞德（W. T. Layard）上尉。[27]

12 月 15 日，索爾茲伯里致電竇納樂稱，「已指令現在（已到達）香港的鮑爾少校，在香港和上海招募譯員、號手和士官，然後去威海衛，在租借地內徵募士兵，以供該地區擬成立的一營軍隊所需」。[28]軍官招募了一些翻譯和號手後，於 1899 年初陸續到達威海衛。他們「自華勇營創立之日起就和士兵在一起，在招募到第一個新兵前就已經抵達威海衛」。他們「都會說中文」，但是並不精通，因此還配有翻譯。此外，他們瞭解「中國人的內在性格和等級觀念」，[29]可以說他們是半個中國通，這有利於他們開展工作。

英方在招募新兵之初，中方便得知其募兵企圖，1899 年 1 月 20 日，駐威海衛道員嚴道洪將英國在威募兵的情況稟告山東巡撫張汝梅。23 日，張汝梅致函總理衙門，稱「查條約無准英員募華兵之文，此次英租威海，許其駐兵，亦是英兵，何得募華民千名」，並請總理衙門「設法阻止，以杜後患」。[30]嚴道洪奉命與在威海衛的英國軍政長官交涉，雙方就此舉是否違反《訂租威海衛專條》展開辯論。查《訂租威海衛專條》中稱：英國可以在租借地內「建築炮臺、駐紮兵丁，或另設應行防護之法」，又稱「除兩國兵丁之外，不准他國兵丁擅入」。[31]中方據此認為，條約內沒有准許英國招募華兵；然英方強詞奪理，認為「約內雖未載列准募華民為英兵明文，亦無不准募華人為英兵」，仍要進行募兵。嚴道洪無奈，只好上報山東巡撫張汝梅，張汝梅認為「凡約中未載不准之事甚多，英員遂以為無一不可，任行乎是，信守不必昭，限制不必立，亦何取乎訂約，似無此理」，請總理衙門「速與英使商阻」。[32]總理衙門

---

[27]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s, Being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Relating to Shantung, Including Brief Histories with Statistics, etc., of th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Life-sketches of Protestant Martyrs, Pioneers, and Veterans Connected with the Province*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 113.

[28] 吳乃華、魏彬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甲午戰後英國佔領威海衛資料選譯〉，頁 311。

[29] 〈中國軍團及華北駐軍情況〉（1902，英文），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5。

[30] 〈抄送英租威海衛專條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檔號 01-18-019-02-003。

[31] 〈訂租威海衛專條〉，收入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頁 782。

[32] 〈英員催繳威海島內錢糧並募華人為兵已飭嚴道辯說請迅賜施行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通過駐英公使羅豐祿提出抗議，然而卻未能取得實質性收穫。[33]最終雙方達成妥協：中方同意英國招募華兵，但只能在租借地內招募，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保證募兵只是爲了維護租借地內的治安和安全，並承諾只在威海衛招募，且不會將該兵團用於租借地以外的任何軍事行動。[34]然而，英方對「這些規定很快就違反了」，因爲要「達到這樣的一個規模（一千多人），華勇營不可能只在威海衛招募」。[35]英國的徵兵範圍擴展到整個山東甚至「直隸以及東北地區」，[36]他們曾在天津貼出募兵告示，並在《申報》登報招募。[37]其實，英國陸軍部在一開始就「希望華勇營不僅能守衛威海衛，而且能夠在需要時成爲統治『英國勢力範圍』的重要軍事力量」。[38]最終華勇營也走出租借地，參與了英國在華其他軍事行動。

然而，士兵的招募在剛開始並不順利，據華勇營某來福槍連（Rifle Company）沃森連長的夫人回憶，「起初，連部大概一個月只能招到 4 名新兵」，其原因除了百姓有所疑慮之外，還有「當地的中國官員常會利用職務之便阻撓招兵」。另外，中國官員「也得到了新兵父母的幫助，他們常常圍在新兵臨時營房外，試圖說服應徵入伍的兒子跟他們回家種地」。[39]後來，英國將徵兵範圍擴展到整個山東、直隸甚至東北地區。終於在 1899 年，建立起一支建制爲 7 個連，[40]包括官兵 534 人的隊伍。[41]

---

所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檔號 01-18-019-02-004。

33 〈使英羅豐祿致總署英外部云威海租界專歸英管募兵在所不禁電〉：「外部云威海租界說明專歸英管，募華民爲兵固所不禁」。收入王彥威纂輯，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卷 129，頁 6，總頁 2157。另，該書將該電日期標爲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八，疑誤，應爲光緒二十五年。

34 〈山東衙門和總理衙門之間關於英國在威海衛招募士兵的電報〉，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5。

35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3。

36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3。

37 《申報》，1900 年 9 月 28 日，第 2 版。

38 Arnold Wright and H. 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8), p. 773.

39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p. 284.

40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p. 283.

41 “Military Report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Dependency of Wei-Hai-Wei (1904)”，威

入選的士兵「年齡在 19 到 24 歲之間，體格強健，平均身高 5.8 英尺（約 1.76 公尺），在那個時期已經是很高了」，[42]這些士兵「大部份是農民」，另外一些曾在中國軍隊當過兵。他們以山東人居多，根據 1901 年的統計，「大概 56%是山東人，從天津及其附近招募了大概 400 人，但他們沒有山東人優秀」。[43]總體來說，他們是一批「積極的、友好的、可以訓練好的年輕人，並且心地善良、英勇無畏」，所以英國軍官感到很滿意。[44]在服役期限上，「所有士兵簽約 3 年」，如果需要的話，「可以延長至 4 年」。[45]

## 二、保障、訓練、管理、生活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北方「滅洋」情緒頗爲高漲，而英軍在華駐兵較少。基於這方面的考慮，華勇營成立之後，英國政府在資金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華勇營的英國軍官也對士兵認眞訓練，嚴格管理，並且採取多種方法豐富士兵的休閒生活，以求將華勇營打造成一支威武之師。

在華勇營成立之初，英國爲其修築了舒適的軍營，當時有評論說：「數千英鎊已經浪費在加固劉公島和建造華勇營兵營上。這些兵營太豪華了，比那些足夠好的倫敦和其他地方的大部隊營房還要豪華很多」。[46]英國陸軍部撥付給華勇營的軍費開支是「每年約 30,000 英鎊」。[47]這些費用包括官兵的軍餉、裝備、伙食開支等。當然，其中最大的開支是軍餉。（參閱下表）

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38。

42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3。

43 Extract from the Diary of the Railway Staff Officer Peking, 26 Nov.1901 , CO521/3.

44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p. 284.

45 “Military Report and Gener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Dependency of Wei-Hai-Wei (1904)”，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38。

46 轉引自 Ian Hill Nish, “The Royal Navy and The Taking of Weihaiwei, 1898-1905,” *Mariner’s Mirror*, No. 54 (1967), pp.39-54.

47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p. 84.

## 華勇營軍餉預算（1901-1902）

| | 編制 | | 薪水 | | |
|---|---|---|---|---|---|
| | 級別 | 人數 | 日薪 | 年薪 | 總計 |
| 歐洲人（39） | 指揮官 | 1 | —— | 800 鎊 | 800 鎊 |
| | 副指揮官 | 1 | —— | 650 鎊 | 650 鎊 |
| | 上尉 | 9 | —— | 400 鎊 | 3,600 鎊 |
| | 中尉 | 17 | —— | 300 鎊 | 5,100 鎊 |
| | 副官 | | 5 先令 | —— | 91 鎊 |
| | 副官助理 | | 3 先令 | —— | 54 鎊 |
| | 軍需官 | | 2.6 先令 | —— | 45 鎊 |
| | 軍官合計 1 | 28 | —— | —— | 10,340 鎊 |
| | 軍士長 | 1 | —— | 164+36 鎊 | 200 鎊 |
| | 隊部士官 | 2 | —— | 148+24 鎊 | 344 鎊 |
| | 上士 | 8 | —— | 128+24 鎊 | 1,216 鎊 |
| | 士官合計 2 | 11 | —— | —— | 1,760 鎊 |
| 中國人（1045） | 步槍教官 | 1 | 40 文 | 144 元 | 14 鎊 |
| | 司號士官 | 1 | 40 文 | 144 元 | 14 鎊 |
| | 士官 | 16 | 37 文 | 135 元 | 216 鎊 |
| | 士官合計 3 | 18 | —— | —— | 244 鎊 |
| | 號手 | 16 | 30 文 | 108 元 | 173 鎊 |
| | 下士 | 40 | 32 文 | 117 元 | 468 鎊 |
| | 列兵 | 960 | 27 文 | 96 元 | 9,293 鎊 |
| | 譯員 | 10 | 37 文 | 135 元 | 135 鎊 |
| | 士兵合計 4 | 1,010 | —— | —— | 10,069 鎊 |
| | 總計 | 1,083 | —— | —— | 22,413 鎊 |

資料來源：該表格根據“Scheme for a Battalion of Chinese troops to be raised in China, under the Army Act, for General Service”（WO32/6795）繪製。

華勇營的軍餉「特地定的比中國軍隊的正常薪水高，否則士兵不會願意給外國人當兵」，[48]募兵告示中給出的軍餉是「前三月每月薪水銀五元，後三月

48 Wei Hai Wei Commander of Chinese Regiment to China Field Force, Dec.1901, CO521/3.

每月薪水銀六元，以後即每月薪水銀八元，三年期滿另行賞銀二十元。如能恪遵紀律操練勤能，方可另得犒賞，其出類拔萃者，擢升武弁，每月薪水銀十二元」。[49]英方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一薪資，「一名士兵每月的軍餉是 8 個洋元，小隊長會達到 12 元……如果在入伍後兩年內沒有違規記錄的話，每月還將會多得 30 文（cents）；訓練中表現優秀的士兵還有額外獎勵」。[50]每月 8 元是怎樣的水準呢？當時威海人花 7-8 英鎊（即 80 元左右）就能從北京買個媳婦，[51]而 10 年後威海衛巡捕的收入也不過是每月 10 元。[52]對比之下，華勇營士兵的衣食都由軍隊負責，無需士兵個人花費，因此當時的軍餉能夠算得上是高薪。儘管所有英國人都是軍官，華人士兵的軍餉和英國人相比，還是差了很多倍，華人普通士兵一年大概 10 鎊，而最低級別的英國士兵一年軍餉則是 152 鎊。

華勇營的伙食很好，「大米、麵粉、肉」等食物「全天供應充足」，並且都是「免費供應」；不僅如此，做飯、取暖用的乾柴也全面提供。[53]華勇營士兵有多套服裝。軍隊剛建立的時候，士兵的軍服很簡單：寬簷帽，白色的襯衫，黑色寬鬆的褲子，小腿肚下綁著綁腿，白色的襪子和當地的布鞋，腰上是紅色的寬腰帶；另有一身卡其色的軍便裝。冬天或閱兵時還有另外一套制服：小頭巾，深藍色或者黑色的立領制服上裝或是襯衫，下擺開口到腰間，單排或者雙排的五個黃銅紐扣，黑色馬褲，裹著綁腿，黑色皮靴。八國聯軍之役後華勇營有了徽章，這個徽章是專門爲該部隊設計的，上有「天津」二字，這是因爲華勇營是第一支攻入天津城的英軍部隊，徽章的樣子是天津城門，上面刻有英文“THE CHINESE REGIMENT”。黃銅紐扣上有一個峭壁上的舢

49 《申報》，1900 年 9 月 28 日，第 2 版。

50 *Military Report (1904)*，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561。

51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p. 214.

52 〈關於解散中國軍團和設立一名地方官和員警〉（英文，1906），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0。

53 *Military Report (1904)*，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561。

板圖形（代表威海衛港），周圍同樣刻有“THE CHINESE REGIMENT”。[54]

華勇營的建制齊全，有步兵連、騎兵連、長槍連，後來還有機槍連、炮隊等;軍事後勤也很出色，擁有軍樂隊、醫療隊，各連都配有翻譯。士兵們配備的武器是馬提尼—亨利式來福槍，甚至還有先進的馬克沁機槍。[55]

華勇營軍官非常重視訓練。華勇營建立之初，「日日馴良，一日兩操」，訓練內容爲英式，與英國正規軍隊相同，「不但演習槍炮，兼習跑山、跳牆等事」。[56]英國軍官在訓練中盡職盡責，他們「和士兵生活在一起，並像在英國訓練軍士一樣對他們進行一對一的教導，不管在訓練場還是在軍營地，他們無時無刻不保持著與士兵的交流和溝通」。[57]這種對訓練的負責態度可以通過一個例子體現出來：在參加八國聯軍之役時，無論是進入北京後的調整期，還是在駐防期間，軍官們「不管士兵是否在其他的崗位上，仍然每天訓練」，這讓其他的軍隊「感到驚訝」。[58]軍官們對華勇營士兵在訓練中的表現很滿意，認爲他們「服從紀律和管理、很勇敢」，「是優秀的射手，幾乎百發百中」。[59]認爲經過訓練的華勇營士兵「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是最優秀的士兵，失去他們是大英帝國的損失」。[60]而華勇營之所以如此優秀，都源於「所有軍隊都有並且都必須經歷的踏實的訓練」，並且強調這是優良部隊「唯一的來源」。[61]

平日，英國軍官對華勇營士兵的管理非常嚴格，因爲他們認爲，「士兵有固定的工資，有固定的任務，突然放鬆了，就很可能犯罪」。[62]士兵一旦有違紀行爲，將會受到處罰。例如「站崗時睡覺、不守紀律、賭博」等並不嚴重的

54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3。

55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3。

56 〈函陳英人在威海情形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檔號 01-18-019-02-017。

57 “Uniforms of The 1st Chinese Regiment”，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3。

58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p. 138-139.

59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xiv.

60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p. 302.

61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xiv.

62 〈駱克哈特任職期間的工作報告〉（英文，1903），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37。

違紀行為，就會受到關禁閉的處罰。在 1902 年 1 月到 1903 年 1 月，據愛德華監獄的紀錄顯示，華勇營中「有 40 人是因為違犯軍紀而遭到處罰」；而犯有「敲詐、賭博和搶劫等」罪行的現役士兵會被「解雇」。[63]有些被解雇或退役的士兵仍然留在威海衛，他們是擾亂社會安定的主要因素。華勇營士兵之所以違紀，一是因為 1901 年之後軍隊無事可做，正如英國軍官所說：「突然放鬆了，就很可能犯罪」；二是因為有些士兵是「兵油子」，曾在清軍中當兵，有舊軍隊的賭博等習氣，對此，英國軍官甚至希望將他們「清除」出隊伍，只從農民中徵兵；三是違紀成本低，處罰太輕，監禁「意味著可以住在劉公島上乾淨的牢房裡，吃得很好，還幾乎不用勞動」。[64]

華勇營作為英國在華成立的僱傭軍，如何保證其忠誠是英國軍官很費思量的事情。除了給予豐厚的軍餉保障、進行嚴格的紀律管理之外，英國軍官還對士兵進行精神鼓勵和嘉獎，以提高其忠誠度。在目前可見的軍事報告中，不管是駐華公使、行政公署官員還是華勇營各級軍官，大都對士兵的表現讚譽有加。[65]參加八國聯軍之役後的 1901 年 1 月，華勇營官兵在威海衛碼頭立了一塊石碑，將戰爭中陣亡的官兵姓名「勒之於石」，以「永遠記憶」。[66]1903 年，威海衛行政長官駱克哈特又代表英國國王向參加戰鬥的華勇營官兵授勳，稱讚他們「能在與自己國家和自己同胞的戰鬥中很好地辨別自己的身分立場」。[67]英國人以這種鼓勵和嘉獎來提高士兵對他們的忠誠度，然而，這仍未能阻止華勇營士兵非常高的逃兵率，3 年多逃跑了八百多人。[68]如此高的比例令人驚訝，原因將在後文分析。

63 〈駱克哈特任職期間的工作報告〉（英文，1903），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37。

64 Report on future organisation of Chinese Regiment with a view to retention or disbandment, WO 32/6794.

65 可參見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p. 200-213.

66 錄自為陣亡官兵而立的紀念碑碑文，威海市檔案館藏照片，1901 年攝。

67 “Presentation of the medals at Wei-Hai-Wei”（原載於 *North China Daily News*），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8。

68 Dorward to Colonial Office, 12 Dec. 1901, CO 521/2.

此外，英國軍官注意豐富士兵的休閒生活。在夏秋季節，華勇營士兵的休閒生活比較充實，因爲這個時期英國的遠東艦隊會到威海衛避暑，也會有歐洲遊客到劉公島旅遊，整個島上會比較熱鬧。有時華勇營會進行隊列演練，接受歐洲遊客的檢閱，「每次都能夠得到歐洲遊客的讚賞」。在相對單調的冬季和春季，華勇營的英國軍官爲了豐富士兵的生活「花費了很多心思」，華勇營「養了一些獵犬，在冬季每週會有兩天時間享受打獵」。從 11 月田地裡最後的莊稼都收割完畢到隔年 3 月底新莊稼開始生長這段時間，他們可以在田野裡騎馬，「這段時間，打野兔是他們最喜歡的娛樂活動」。[69]此外，軍隊還修建了「足球場和馬球場」供士兵和軍官使用，以打發漫長冬季的無聊。[70]

## 三、華勇營參與的主要軍事行動

華勇營存在的 7 年中，除了維持租借地內的治安與秩序之外，參與的軍事行動主要有兩項，一是鎮壓威海衛村民的反抗勘界鬥爭，二是參加八國聯軍之役，兩項行動都發生在華勇營成立不久之後的 1900 年。

英國租占威海衛之後，因爲準備不足，並未立刻進行勘界。直到 1900 年，中英雙方才組成勘界委員會進行聯合勘界。1900 年 3 月初，威海衛附近村民有人聽信謠言，認爲英國人會「增加稅收」，並且「對婦女、牛、豬都徵稅」，於是組織集會，試圖將英國人趕走。[71]3 月 25 日，威海衛軍政長官道華德（Arthur Robert Ford Dorward）提前得知村民要進行集會，他指示華勇營鮑爾上校次日率隊到姜南莊驅散集會並逮捕組織者，同時提出「要盡最大努力避免與村民衝突以及流血事件的發生」。[72]26 日，鮑爾帶領 420 名華勇營士兵動

[69]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p. 82.

[70]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p. 284.

[71]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May 23rd, 1900)”，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233，頁 73。

[72]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June 1st, 1900)”，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595。

身，他們在姜南莊的一座廟中發現六七百名集會者，於是將其包圍。集會組織者崔壽山見狀，要求鮑爾下馬談話，鮑爾拒絕這一要求，於是有些村民開始吵鬧，局面似乎開始惡化。此時，華勇營士兵「迅速執行了一個非常及時地上刺刀的命令，使局勢轉為平靜，緊接著他們又解除了反抗者的武裝」。[73]隨後，華勇營將三位組織者崔壽山、谷輝庭、董紹輝逮捕押回碼頭。[74]華勇營兵不血刃出色地完成了第一次軍事行動。

4 月 25 日，中英聯合勘界委員會正式成立，華勇營約 90 名士兵擔任護衛。5 月 5 日，英國勘界委員皇家工程兵部隊的潘羅斯（Penrose）少校等人在劃界時，遭到大概 1500 名村民襲擊。擔任護衛的華勇營在軍官鮑爾上校、珀雷拉上尉、托克中尉的帶領下前往增援，他們擊斃 19 名村民之後其他村民才撤退。華勇營官兵有 3 人受傷，這是華勇營第一次眞正意義上的戰鬥。英國軍官高度認可了士兵們的表現，認為他們「從頭到尾表現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潘羅斯少校的衛兵，要不是他們的忠實可靠，潘羅斯以及其他歐洲人很可能會輕易喪命」。[75]

5 月 6 日，約有 3,000 名村民攻擊華勇營在草廟子村的臨時營地，當時營地內大約有 60 名士兵。華勇營迅速採取了正確戰術，士兵分為兩路迎戰，沃森上尉帶領一部份人迂迴到側翼，而博雷中尉帶人占據了營地北邊高處的有利位置。華勇營士兵開槍打死兩三個人之後，村民們向前衝的勢頭明顯減緩了，但是不久後他們再次湧上前，華勇營一直開火到他們停止、屈服並且四散而逃。[76]這次，衝突造成 10 名村民死亡，而華勇營士兵沒有傷亡。[77]

---

[73]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p. 2-3.

[74]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June 1st, 1900)"，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595。

[75]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p. 5-9.

[76]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p. 11-13.

[77] "Letter from Dorward to the War Office (May 23rd, 1900)"，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233，頁 56。

在發現武力抵抗不起作用並且認識到華勇營的實力之後，當地紳民找到了另外一種制約方法。他們向所有當地的「華勇營士兵發布了一個公告，稱如果他們不返回家，就會報復他們的家庭，他們的親人即便不被殺也會受到懲罰」。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士兵「以這個藉口離開」。[78]其直接結果是：家在租借地或附近的華勇營士兵人數銳減，在「華勇營解散時，六百多名士兵中只有 40 人是當地人」。[79]當然也有一些士兵不為所動，表現得很忠誠，例如有一個士兵聽說將要發生動亂時，在24小時內大概走了40英里前去報信；再如，有兩個被村民抓住的士兵說服一個小男孩放了他們，然後將躲在家中的村董俘虜一併帶給鮑爾上校。[80]

華勇營參與的第二次軍事行動，是作為英軍的一部參加八國聯軍。義和團運動後，因為華勇營駐地威海衛離京津較近，因此較早奉命開赴華北，並參與了天津之戰、北京之戰以及戰後的駐防。1900 年 6 月 20 日晚間 8 點，首批赴華北作戰的 200 名華勇營官兵登上英國皇家艦隊「奧蘭多號」（Orlando）輪船，啓程趕赴大沽，[81]後來陸續有官兵到前線，前後加起來所有參戰的華勇營官兵人數是「14 名軍官，8 名英國士官，363 名中國士官和士兵」，[82]共計 385 人。

在八國聯軍之役中，華勇營士兵參與的戰鬥其實並不多，其中最主要的是 7 月 9 日攻占天津之戰。是此役中「唯一代表英國陸軍參加最後對天津城的攻擊和占領的軍隊」。[83]此外，華勇營士兵還冒著猛烈的炮火，用擔架將很多美國士兵抬下來，其間有幾名士兵犧牲。[84]這場戰鬥中，華勇營士兵的表現非常英勇，其中有一位名叫紀殿魁的把總表現尤為突出。他作戰勇敢，身先

78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17.
79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p. 84.
80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p. 17-18.
81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21.
82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228.
83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79.
84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81.

士卒，面對「身邊呼嘯的子彈」，「似乎一點也沒有覺得他在冒著極大的危險」，[85]他「在沒有任何歐洲軍隊協助的情況下，獨自帶領半連人馬攻入天津城」。[86]後來紀殿魁在通州的戰鬥中犧牲，[87]1903 年的授勳儀式上，英國人稱讚「他將會永垂不朽」。[88]天津之戰後，因爲「有很多其他軍隊到達」，華勇營「被置於幕後」，很少再參加直接戰鬥。[89]

在直接戰鬥之外，華勇營士兵還有以下主要任務：一是護送炮兵部隊，其中在泥濘的田野拖拽大炮這項「最爲艱巨的工作」主要由他們負責，他們的勤勉和忍耐力受到了華北英軍司令部的表彰；[90]二是爲聯軍徵集船隻、尋找苦力，此時他們發揮了中國人的優勢，「通過說服百姓證明他們的價值」，得到了聯軍的讚揚；[91]三是維持秩序，華勇營士兵在北京守衛城門、在通州與河西務擔任駐防，並且在河西務組織了一個小集市並維持集市的正常貿易秩序。[92]

華勇營在八國聯軍之役中的表現得到了英國駐華北司令、英國軍官以及英國國內主流媒體的一致讚揚，一位英國軍官在給家人的信中說：「華勇營的士兵非常出色，他們在訓練和行軍中能輕鬆戰勝英國軍隊」。[93]《每日畫報》（*The Daily Graphic*）稱讚他們「極好地、甚至是無與倫比地完成了出色的、棘手的、有價值的工作」。[94]在此役中，華勇營共有 22 人陣亡（另有一說是 23 人），[95]包括英國軍官奧利沃特（Ollivant）上尉、赫爾上尉，中國軍官把

85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p. 299.

86 “Presentation of the medals at weihaiwei”，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8。

87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226.

88 “Presentation of the medals at weihaiwei”，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8。

89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108.

90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216.

91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p. 104-106.

92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180.

93 “Evening News (1st August 1900),” see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206.

94 *The Daily Graphic*, 12 Jan. 1901，轉引自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210。

95 “Presentation of the medals at Wei-Hai-Wei”，威海市檔案館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8。

總紀殿魁、翻譯李逸凡以及 18 名士兵；[96]另有布魯斯少校、珀雷拉少校、帕頓上士等 18 名官兵受傷。[97]考慮到共有 22 名英國軍官、363 名中國官兵參戰，可以看出：第一，華勇營的傷亡比例約爲 10%多一點，這一比例並不高；第二，英國軍官起到了身先士卒的作用，他們的傷亡比例較高，約爲 40%。

從華北戰場返回之後，華勇營再也沒有經歷過任何戰爭，只有 1901 年 5 月初，華勇營得到通知「要派 600 人乘 Terrible 號到仁川」，他們「準備了大概一個星期」，但最終沒有出兵。[98]由於威海衛租借地內一直很平靜，華勇營再也沒有用武之地，直到解散前，他們一直分別駐紮在威海衛的北大營、寨子和南、北竹島等地，維持地方秩序。[99]

## 四、為誰而戰：華勇營形象分析

華勇營存在時間雖短，但從其成立到解散，直到今天，對其形象的記述、建構和爭議就未曾停息。

在英國軍官的眼裡，華勇營士兵「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是最優秀的士兵，失去他們是大英帝國的損失」，他們「忠實可靠」，[100]在生活中「服從紀律和管理」，在戰鬥中「很勇敢」，「是優秀的射手，幾乎百發百中」。然而，士兵們「違犯軍紀」的現象也經常發生，如敲詐、賭博和搶劫等，一年約四十多起。士兵開小差的現象更是令人驚訝，1899-1901 年的 3 年裡竟然有八百餘人「開小差」，相當於整支軍隊的士兵都逃走了。因此英國方面，也有人「對華勇營擔任英國租借地的警衛不信任」，在他們看來，「中國人私下串聯的能

96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226.
97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227.
98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200.
99 〔英〕薩維奇・蘭德爾著，許逸凡等譯，《中國與聯軍》，收入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八國聯軍在天津》（濟南：齊魯書社，1980），頁 184。
100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p. 5-9.

力令人驚訝，不管是反對外國人還是反對中國人」。[101]而「自從義和團運動之後，對華勇營的歧視就出現了，只是因爲他們是中國人，儘管他們在那時已經表現得很忠誠。此外，很顯然這些不友好的傳言出現在華北，也就是說，出現在離華勇營駐地幾百英里遠的地方，出自那些已經幾個月沒有見到華勇營的人口中」。[102]以致華勇營軍官對此憤憤不平，宣稱他們「不該再受到任何詆毀」。[103]

不過在英國國內，輿論界對華勇營倒是贊揚聲一片。不吝溢美之詞者認爲他們「忠於長官」，其行爲「令人欽佩」；[104]稱讚其「大炮的精準度簡直不可思議」。[105]客觀一些的，則認爲華勇營士兵雖然「不怎麼活潑，但是堅忍沉著，這同樣是非常了不起的價值。在戰場上看過他們表現的人的結論是，只要領導有方，他們可以做任何事，他們非常忠於並且服從於他們的軍官」。[106]也有西文媒體注意到了對華勇營的非議，如上海的《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便提到：「有很多從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對中國軍團的偏見，大多數人都是與生俱來地確信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不好的。當然，迄今爲止這些偏見好像並不合理」。[107]

約略同一時期，中國軍隊中也存在著妖魔化華勇營的各種傳言。在當時馬玉崑部的士兵中，就流傳著中國士兵在華勇營待不下去紛紛逃跑的看法。其原因在於：第一，三年服役期太長；第二，英國軍官經常毒打士兵；第三，如果他們戰死了，沒人掩埋，撫恤金也不多（據說只有 100 元）。這是一位英國翻譯在同馬玉崑部士兵的談話中得出對華勇營的認識。[108]雖然華勇營軍官怒斥這「完全錯誤」，是「徹底的謊言」，並且拿出證據，一一駁斥了這

[101] China Field Force to War Office, 1 Feb. 1902, WO 32/6794.
[102] Watson to China Field Force, Jan, 1902, CO 521/3.
[103] A. A. S. Barne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p. i.
[104] Manchester Courier, 9 May, 1900.
[105] *Daily Mail*, 11 July, 1900.
[106]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4 Sep. 1900.
[107]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 Nov. 1900，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8。
[108] Extract from the Diary of the Railway Staff Officer Peking, 26 Nov. 1901, CO521/3.

些謠言。[109]但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這種謠傳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份。這表明了中國士兵對華勇營的基本認識，甚至是基本態度。

當地百姓如何看待華勇營，今日已經不得而知，但從新兵父母「常常圍在新兵臨時營房外，試圖說服應徵入伍的兒子跟他們回家種地」這樣的記載，[110]似乎可以推斷出，在華勇營當兵是得不到家人支持的，換句話說，當地百姓並不認可這一職業，對士兵應該沒有好評。

至於後來研究者的認識，1920 年代的國民大革命運動（1924-1927）以後，在「反帝革命話語系統」的影響下，華勇營一直以「漢奸」、「殘殺同胞」的形象出現，這些標籤直到今天還沒有消失，這也是目前研究中給予華勇營最多的評價。然而，雖然華勇營士兵沒有留下文字，沒有記錄內心獨白；我們還是能夠通過他們的某些舉動，貼近他們內心最眞實的情感。例如，華勇營士兵爲什麼會「開小差」？爲什麼會在 1899-1901 年間逃跑了八百多人，相當於整支軍隊的人數？這反映了華勇營士兵怎樣的心態和價值選擇？結合當時英國方面的調查，筆者認爲可以對華勇營形象作如下認識：

第一，華勇營士兵的入伍動機明確，是爲了「吃糧吃餉」，把當兵作爲一個謀生的手段。他們加入華勇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華勇營的軍餉「比中國軍隊的正常水平高」，否則，「不會願意給外國人當兵」。利益是他們最在乎的東西，有很多士兵在 1901 年底朝鮮危機的時候逃跑了，這些人都曾參加過天津北京之役，並且搶到了一大筆錢和戰利品，這能保證他們今後過上相當好的生活。在被通知準備參加朝鮮戰爭時，他們這樣說：「我們一直在服役，現在平安了，如果我們去了朝鮮回不來了，就會失去我們已得到的一切，所以我們不準備冒險」。[111]士兵的回答是其內心的眞實寫照，不管這些士兵本來是農民還是所謂的「兵油子」，入伍動機都是如此。華勇營士兵並沒有高尚的情

[109] Watson to China Field Force, Jan. 1902, CO 521/3.

[110]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p. 284.

[111] Report on future organisation of Chinese Regiment with a view to retention or disbandment, WO 32/6794.

懷，也並不是甘做漢奸，他們只是普普通通的凡人，或許是為生活所迫，或許只因「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第二，華勇營士兵不願同自己的親人、鄉親作戰。華勇營參加八國聯軍之役，第一批被選派到天津的士兵大概有二百名，其餘人留在威海衛。留下來的士兵有很多人選擇了開小差，他們這樣說：「被派到天津的戰友雖然也是同中國人作戰，但是他們的對手都是陌生人，他們雖然和外國軍隊並肩作戰，但是絲毫不會遭受為外國人作戰之苦。但是我們不同，我們留下來和自己的鄉鄰作戰，很多情況下就是和我們的親戚作戰。如果威海衛被占領了，我們和家人都會因通洋而受罰」。[112]這種認識顯然是華勇營平定租借地勘界糾紛的後遺症，是役中，共有 30 名村民遭擊斃，這無疑會對華勇營士兵的心態造成很大影響。而這一批逃走的士兵中，來自租借地內及周邊的人居多。他們逃走「是因為家庭原因」，是「順從親屬的意願」，由此可見，這些人雖然為錢而戰，但是也在乎「面子」，在乎「傳統的力量」。[113]

當然，具體情況還要進行進一步分析。華勇營的士兵主要有兩個來源，除了來自於農村的青年之外，還有一些中國軍隊中的「兵油子」。這些曾經當過兵的人「更精明」，他們「沒有家庭束縛」，有錢之後「賭博」，沒錢或欠債的時候就「敲詐、搶劫」，違紀是常有的事情，而他們開小差做逃兵的主要因素則是「因為賭博欠債，或是因為想換個環境，或是因為不喜歡紀律」。這些人比農村兵難管理得多，以致英國軍官認為「需要將這些人清除」。[114]這些兵油子的入伍動機、價值選擇等或許更為複雜，或許他們在乎「利」更多一點，考慮「家庭原因」、「親屬意願」和「面子」的時候更少一些。

---

112 Report on future organisation of Chinese Regiment with a view to retention or disbandment, WO 32/6794.

113 Report on future organisation of Chinese Regiment with a view to retention or disbandment, WO 32/6794.

114 Report on future organisation of Chinese Regiment with a view to retention or disbandment, WO 32/6794.

至於在戰場上，不管是「爲誰而戰」，最現實的一點是，戰場是你死我亡的地方。很顯然，華勇營士兵參加對中國的作戰，是在軍官的勸服之下、在利益的誘惑之下進行的。參與八國聯軍之役時，他們搶到的戰利品歸爲私人所有便是明證。不過，英國方面也意識到，「隨著中國向改革和啓蒙的方向努力，要說服他們與中國作戰必然會越來越難」。[115]很顯然，華勇營士兵是爲生存而戰，爲利益而戰，但他們內心裡對此又有抵觸。

以上，筆者利用華勇營士兵「開小差」的檔案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以期更貼近華勇營士兵這一特殊群體的內心。通過分析，筆者還原了華勇營士兵的入伍動機與價值選擇，得出他們爲生存和利益而入伍、而戰，也在乎「面子」與「傳統的力量」這一結論。他們沒有太多高尚的節操，也並非沒有禮義廉恥，他們只是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只是因爲英國軍官的稱讚和華勇營士兵參加過一些軍事活動，而簡單地以「忠奸模式」式的分析給他們貼上非忠即奸的臉譜化標籤，做出非此即彼的價値判斷，這樣的看法並不妥當。

## 五、解散華勇營的考量與結果

華勇營士兵「開小差」現象嚴重引發了英國駐華戰區（China Field Force）總部的高度關注，開始對華勇營的存廢展開討論。但在如何處理這一問題上，戰區內部出現了不同聲音，克利夫（Sir Garrett O’Moore Creagh, 1848-1923）將軍建議「嘗試新的制度」，「提議將華勇營減少到 700 人」，「士兵都從威海衛租借地中挑選，招募之前先要檢查其過往經歷」。他認爲這可以將有壞習氣的「兵油子」排除在外，提高軍隊素質，如此方得以保留華勇營。然而亦有人認爲「維持華勇營是在浪費金錢，除非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將會執行軍事任務，或者威海衛需要一支永駐的當地部隊。陸軍部卻認爲威海衛不需要這樣的軍隊」。儘管存在爭議，但戰區內部的一致意見是「目前華勇營

115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pp. 84-85.

的嘗試方向是錯誤的」，即便保留華勇營，也需要改變現狀。[116]

1901 年，威海衛轉隸殖民部。1902 年初，海軍部、陸軍部、殖民部對威海衛的防禦進行會商，結論是：「第一，劉公島現在不需要任何防禦部隊；第二，維護島上和陸上治安的責任在殖民部；第三，在殖民部組織起維持治安的當地力量之前，陸軍部應在未來 12 個月保持不少於 300 人的兵力，但一旦上述治安力量組織完畢，威海衛將不再需要任何軍隊；第四，陸軍部的土地和建築都轉交給殖民部」。[117]3 月，外交部提議與財政部、殖民部、陸軍部、海軍部「會商」解散華勇營之事，隨後決定可以從 5 月起「著手進行解散華勇營一事，分批解散華勇營，每月解散 100-120 人，直到剩下最後 300 人，再等待進一步的命令」。5 月 14 日，財政部通知陸軍部「同意支付給華勇營士兵 91 天遣散費的提議，遣散費共計 3500 鎊」。[118]華勇營的遣散正式開始。

至此，華勇營開始黯然失色。1901 年底時，華勇營官兵數量達到頂峰，擁有 12 個連，士兵和軍官 1,312 人。[119]轉隸殖民部和做出停止招募新兵、遣散老兵的決定之後，到 1902 年 10 月，華勇營士兵數量已經只剩下約 550 人。[120]

華勇營的最終命運，與遠東局勢以及英國在華北的整體政策緊密相連，特別是 1902-1906 年間，遠東國際局勢發生了很大變化。1898 年，英國占領威海衛是爲了「制衡俄國占領旅順的行動」，[121]當時，英國向清政府明確表示：「英國租用威海衛作爲水師口岸，專爲免掌握北海之權統歸一國。俄國所擬擴其商務之處，英國並不駁論。惜俄國定欲租用旅順口，而該處係專爲水師口岸，並無他用。英國故謂，如俄國不租旅順，則英國願許無論北海何處，皆不租地。而俄國未允，是以英國不得已租用威海衛矣」。[122]然而，1902 年

[116] Report on future organisation of Chinese Regiment with a view to retention or disbandment, WO 32/6794.
[117] Proposed reduction in numbers in Chinese Regiment, WO 32/6795.
[118] Payment of gratuity to men of Chinese Regiment on disbandment, WO 32/6797.
[119] Alan Harfield,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p. 302.
[120] 〈中國軍團及華北駐軍情況〉（英文，1902），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5。
[121] *Parliamentary Debates*, 4 th ser., Vol. 56(1898), pp.225-239.
[122] 〈議院已將租用威海之故明白宣示譯出呈覽由〉（1898 年 4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英日同盟結成；1905 年，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占領旅順，威海衛用以「制衡俄國占領旅順」的戰略價值已不復存在。雖然出於盟友意願、撤退後的影響等因素的考慮，英國做出了繼續占領威海衛的決定。[123]但是鑒於其戰略地位的下降，英方希望以更小代價管理威海衛，這成爲裁撤華勇營的重要因素。

1902 年 10 月 9 日，外交部召集陸軍部、殖民部、印度事務部召開聯席會議，討論華北平靜之後中國的駐軍調整問題，會議的議題有三項：「第一，在未來兩年內，華北（包括威海衛）和上海應該保留哪些軍事力量？第二，這些軍事力量的組成應該如何？第三，政府哪一部門應該負責其管理和所需供應品的資金？」當時，英國在華北共有駐兵 1,949 人，其中印度士兵 1,497 人。會議決定，仍然保留在華北的駐兵，[124]因爲在華北駐兵，可以對清政府施加壓力。但是，駐紮的軍隊是八國聯軍之役期間進入華北的英軍，他們中不管是英國人還是印度人，當時都是英國女王的子民，而華勇營的士兵仍是中國人，正如華勇營軍官所言，各部門對華勇營仍不信任，對他們的忠誠度和戰鬥力有疑慮。在這種情況下，威海衛的華勇營存在價值就小得多了。具體談到華勇營問題，外交部認爲，「威海衛可以用作一個兵站，以供緊急時刻從華北撤離的英軍使用。殖民部也認爲，目前華勇營還有 550 人，他們支持保留這些軍隊。殖民部的觀點也很明確：第一，威海衛需要有駐軍；第二，駐軍不應該全都是中國人，有 200 名白人士兵在那裡最合適」。[125]但事情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直到 1906 年，隨著遠東國際關係與中國華北局勢的變化；最終，根據軍事委員會第 127 號命令，「華勇營於 1906 年 6 月 1 日解散」。[126]

英國人做出解散華勇營的決定，是從下面幾點考慮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華勇營與英國在印度等大殖民地的軍隊不同。這是因爲英國並沒有

---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檔號 01-18-019-01-001。

123 李文杰，〈日俄戰爭之後中國收回威海衛的嘗試與曲折〉，《江蘇社會科學》，2012 年第 5 期，頁 222-229。

124 Chinese Regiment, Dispose of. Dec, 1902, CO 521/3.

125 Chinese Regiment, Dispose of. Dec, 1902, CO 521/3.

126 〈解散中國軍團〉（英文，1906），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581。

將威海衛看作其領土，威海衛租借地的百姓也並不擁有英國國籍（這與 1898 年英國獲得的另一塊租借地新界情況完全不同）。因此，英國各方對威海衛和華勇營的認同感較差，對華勇營的忠誠度有所懷疑；與此相應，租借地內百姓對英國也沒有認同感，華勇營士兵也不會認為他們在為女王而戰。更何況，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並不是在英國租借地內而是在中國管轄區內招募的（在解散前夕約有 600 名士兵，只有 40 人是租借地內本地人）」，因此「使用他們去對付英國在歐洲的敵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唯一作用是與中國人或者其他東方人作戰」，但是「隨著中國向改革和啓蒙的方向努力，要說服他們與中國作戰必然會越來越難」。[127]至於日本人，英國與日本已簽訂盟約，雙方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很小，再者華勇營「人數太少，在戰場上無法形成有效的戰鬥力」。[128]因此，華勇營缺乏有效的戰略價值與戰鬥力。

其次，英國不願繼續支付華勇營的巨額軍費開支。當時，整個華北的局勢比較穩定，英國在直隸的駐軍約有 2,000 人，[129]威海衛租借地內秩序良好，沒有反抗鬥爭，但是英國卻需要為華勇營「每年投入約 30,000 英鎊，唯一目的是為了防範不知何時才會再次發生的類似動亂（義和團），這與英國人的理念不符」，[130]英國軍事委員會早在 1901 年就認為「在威海衛的防禦工事和武器裝備上的進一步花費應該終止」，並建議僅「留 200 名華勇營士兵」即可。[131]

第三，如前文所述，華勇營本身存在各種問題，尤其是現役與退役士兵多有違犯軍紀的行為，擾亂當地社會秩序。1902 年 1 月到 1903 年 1 月，「租借地內一共有 270 人被監禁，其中 100 人是華勇營士兵」，[132]他們是租借地內的不穩定因素。另外還有徵兵困難，中國士兵加入華勇營，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掙錢，而到了 1904 年，青年男子到「朝鮮、東北和南非工作，能夠掙到更

[127]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pp. 84-85.
[128]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p. 87.
[129] 〈中國軍團及華北駐軍情況〉（英文，1902），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5。
[130]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p. 84.
[131] 〈軍事調整〉（英文，1901），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5。
[132] 〈駱克哈特任職期間的工作報告〉（英文，1903），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37。

多的錢」。[133]

從計畫解散到最終下令解散，時間長達 4 年，而華勇營一共才存在了不過 7 年。之所以耗時如此之久，是因爲英國解散華勇營需要考量的因素很多、經過也很複雜。

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是陸軍部、外交部、殖民部的態度和交接。1902 年底，陸軍部、外交部、殖民部、印度事務部代表召開聯席會議，商討關於在中國華北駐軍情況，陸軍部主張「完全撤出威海衛的軍事力量」，即解散華勇營；外交部認爲威海衛可以「當作一個中轉站，當軍隊從華北撤出時，可以在那裡駐兵以應付緊急情況」；而殖民部則根據威海衛行政長官駱克哈特等人的意見，堅持「威海衛需要有衛戍部隊」，並且士兵「需要全是中國人」。[134]後來，經過殖民部提醒，駱克哈特也「完全意識到華勇營是在陸軍部而非殖民部的控制下」，[135]最終，陸軍部的意見占了上風。1906 年 6 月，就華勇營解散後的遺留資產問題，陸軍部、殖民部、財政部之間經過多次溝通，最終決定：「（1）原屬陸軍部的軍事用地和建築都無償轉交給（威海衛）行政公署，惟日後應殖民部要求向威海衛派遣軍隊或促成其利益時，殖民部應提供足夠好的營房或其他住處；（2）軍用倉庫、公司，以及行政公署希望接管以供員警使用的剩餘軍需品，都要作價移交」。[136]

其次需要考慮如何安置退役的華勇營士兵。畢竟這些退役士兵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早在 1902 年，行政公署就規定，「所有退役士兵，不管是住在此地還是有特別的理由想要留在這裡，都要在地方長官辦公室登記」。[137]而在 1906 年眞正解散之時，行政公署希望「留在威海衛的越少越好」，華勇營士

133 "Purdon to Johnston," 10 June, 1904, CO873/142.

134 〈中國軍團及華北駐軍情況〉（英文，1902），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5。

135 "Lockhart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Colonial Office (1903)"，〈中國軍團人員變動〉，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6。

136 Wei-Hai-Wei: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the disposal of military lands and buildings on disbandment of the Chinese Regiment, WO 33/2866.

137 〈駱克哈特任職期間的工作報告〉（英文，1903），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37。

兵領到了「91 天的酬勞」，被派船「送到膠州、天津和煙臺，所有走水路的人都會得到一筆相應的補助」。[138]因此，除了一小部份加入殖民政府新成立的一小支員警隊伍之外，「很多士兵通過苦力移民去了南非做員警；有些在中國的鐵路部門得到了很好的職位；有一小部份人加入了中國軍隊，他們接受的英國訓練使其很快得到提升」。[139]就英國人對退役士兵的安置來看，他們處理的很合適，租借地內沒有出現因華勇營解散引起更多士兵犯罪的情況。

第三是華勇營解散後的地方治安如何維護，這是殖民部和威海衛行政公署最關心的問題，最終的方案是增設巡捕並且增設一名英國行政官員。其實早在 1901 年，殖民部就「考慮用華勇營執行警務」，[140]陸軍部也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1901 年 5 月 30 日，華勇營軍官布魯斯給道華德寫信，稱華勇營「將隨時聽候政府的徵調，政府可以給一些津貼作爲他們的旅費和宿費」，同時他明確了津貼數額：「軍官，每天 4 元（上限 10 天），10 天之外每天 1 元；歐洲士官（NCO），每天 3 元（上限 10 天），10 天之外每天 75 分；中國士官和列兵，每次離開軍營 10 分」；對此，道華德認爲「大概 200 人就足以應付租借地內的治安」，「按照布魯斯的提議，政府對警力的開支預算足夠支付華勇營維持界內治安的費用」。[141]然而後來的行政長官駱克哈特卻沒有採納這一建議，他希望「使用村董而不是警察來維持租借地的法律和治安」。[142]1906 年，駱克哈特建議從解散的華勇營士兵中選拔「25 人擔任巡捕，駐紮在不同的地方」，而增設的英國行政官員「駐紮在租借地的中心」，負責「維持村董體系，控制巡捕，同時也處理訴訟」，爲地方「提供有效的治安」。所有這些新職位的花費是每年 1,962 英鎊，[143]比華勇營的支出少很多。華勇營的武器和

138 〈解散中國軍團〉（英文，1906），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581。
139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ed., *Shantung*, p. 113.
140 〈關於中國軍團執行警務任務〉（英文，1901），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2。
141 Employment of Chinese Regiment on police duties. May 1901, WO 32/8246.
142 General Report, 1902, Section 7 “Police,” CO 873/65.
143 〈關於解散中國軍團和設立一名地方官和員警〉（英文，1906），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450。

裝備等都「轉交給新成立的巡捕隊使用」。[144]駱克哈特的建議得到了肯定，莊士敦成爲增設的地方長官，巡捕也很快建立起來。

華勇營解散之後，威海衛「完全失去了軍隊和防禦工事」，但是華勇營的遣散沒有在當地民眾中引發任何混亂，當地百姓也沒有表現出任何反抗或者不安分的跡象。隨著華勇營士兵的離開，租借地內的犯罪和違法行爲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有了明顯的減少趨勢。[145]此後，一直到 1930 年歸還中國前，英國也沒有在威海衛租借地長久駐軍，僅僅依靠最多時不足兩百人的巡捕維持地方治安，而該地也一直沒有發生動亂。

## 結　語

華勇營是清末列強在華成立的唯一一支成功的僱傭軍，考諸史實可知，該部隊編制爲 1,000 人，實際人數在五百到一千三百餘人不等。軍官由英國人擔任，士兵從威海衛乃至山東和直隸等地招募，其中山東人占多數。從出身來看，大多數士兵是直接從農村青年中招募的，少部份來自中國軍隊。軍隊的待遇高於中國軍隊，後勤保障亦優於中方。軍隊採用英式訓練和裝備，管理嚴格。成軍之後不久即參加了平定威海衛勘界糾紛、八國聯軍作戰等軍事活動，士兵在作戰中表現出色，贏得英方的高度認可，獲贊爲「最優秀的士兵」、「吃苦耐勞」，「出色地完成了各種艱巨的任務」，並獲得嘉獎和勳章。然而，士兵中存在各種違紀行爲，尤其是在到天津作戰前後，華勇營出現了大規模的「開小差」現象。

已有研究和介紹中，華勇營給人的印象有三，第一是他們是「殘殺同胞」的「漢奸」、「劊子手」，是「中華民族的恥辱」，這是目前最廣爲人知的說法，是「反帝革命話語系統」的傳播結果；第二是他們是「最優秀的士兵」，

144 “War Office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colonial office”，〈中國軍團武器裝備處理事宜〉（英文，1902），威海市檔案館藏，《英租檔案》，檔號 229-1-1653。

145 R. F. Johnston,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p. 87.

這來自於英國軍官的評價；第三是他們具有較高的逃跑率和各種違紀行爲，這來自於威海衛行政公署關於監獄部份的報告。通過分析華勇營士兵的「開小差」現象可知，華勇營士兵的入伍動機目的性較強，是爲了吃飯，爲了領取高額軍餉，當兵只是其謀生的手段。在他們通過八國聯軍之役搶到大筆財物等戰利品之後，便不願意繼續作戰，擔心喪命之後「失去已得到的一切」，於是在面對可能赴朝鮮作戰這一消息時，大批士兵挾財物逃走。他們雖然並不高尚，但也不是沒有禮義廉恥，他們並不願在租借地附近同親戚老鄉作戰，也在乎「面子」和「傳統力量」，不想背負罵名，因此，開赴天津之時，留在威海衛的士兵大部份選擇了開小差。這些士兵會頻繁違紀和逃跑，因爲違紀的成本非常低，即便是被抓住，也是「關在非常乾淨的牢房裡，吃得很好，還幾乎不用勞動」。當然也有部份「兵油子」，因爲賭博欠債、不願意在一個地方待太久而選擇逃走，敲詐勒索等違紀行爲也屢見不鮮。由此看來，華勇營士兵「甘做漢奸」，是「中華民族的恥辱」這一說法值得商榷。他們大多數都只是普普通通的農家子弟出身，爲了生存和利益而入伍，也出於同樣的原因而戰鬥。他們的槍口不管對準誰，在乎的只是槍口背後的利益；他們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是最眞實的人性。

綜觀英國在華成立、使用、解散華勇營的歷史事實，可以看出它的興衰與英國的遠東政策、中國的形勢、威海衛的環境息息相關。在華勇營成立之初的 1899 年，英國各部門之間因爲對威海衛的戰略價值存在分歧，尤其是原本就對占領威海衛不熱心的海軍部，在威海衛駐防問題上並不積極，因此威海衛作爲一流海軍基地的戰略地位被擱置下來。鑒於海軍部不願在威海布置重防，負責威海衛防禦的陸軍部決定成立一支當地軍隊，負責防務、維護秩序；而到 1901 年之後，華勇營本身存在的開小差現象嚴重、募兵困難等問題成爲英國對其進行縮編、解散的原因之一。此後，隨著八國聯軍之役後英軍進駐華北，除華勇營之外，英方的駐軍已經達到 2000 人，這些駐軍都是英國或印度人，他們更忠誠、戰鬥力更強，英國方面更願意用英國人和印度士兵駐紮在華北，

而不願使用華勇營，使得華勇營的削減成為必然。加之英國租借威海衛的主要目的在於制衡俄國之租借旅大，到 1902 年英日同盟成立，1905 年日俄戰後日本取得旅大租借地，對英國而言威海已喪失戰略價值，再加上英國以最小代價統治殖民地的策略，遂不再積極經營華勇營。於是，英方從 1902 年開始遣散華勇營士兵，最終於 1906 年將其徹底解散。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


《申報》，1900。

《英租威海衛行政公署檔案》，威海：威海市檔案館藏。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王彥威纂輯、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

CO521,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873,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Nish, Ian Hill,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First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1860-1914, Vol. 13*.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WO32,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 二、專著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八國聯軍在天津》，濟南：齊魯書社，1980。

季南著，許步曾譯，《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上海：商務印書館，1984。

威海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英國強租威海衛 32 年》，內部刊行，1998。

楊植峰，《帝國的殘影：西洋涉華珍籍收藏》，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

羅學蓬，《華勇營》，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

Atwell, Pamela. *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Barnes, A. A. S. *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London: Grant Richards, Leicester Square, 1902.

Forsyth, Robert Coventry,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s, Being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Relating to Shantung, Including Brief Histories with Statistics, etc., of th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Life-sketches of Protestant Martyrs, Pioneers, and Veterans Connected with the Province*.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Harfield, Alan.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on the China Coast, 1785-1985*. Farnham: A&J. Partnership, 1990.

Johnston, R. F. *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Wei-Hai-Wei*.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1910.

Kennedy, Greg. *British Naval Strategy East of Suez, 1900-2000: Influences and Action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4.

Morlang, Thomas. *Askari und Fitafita: Farbige Söldner in den deutschen Kolonien*. Berlin: Ch.Links Verlag, 2008.

Wright, Arnold and H. 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 Britain Publishing Ltd, 1908.

## 三、期刊與網路資料

李文杰，〈日俄戰爭之後中國收回威海衛的嘗試與曲折〉，《江蘇社會科學》，2012 年第 5 期，頁 222-229。

花　玲，〈八國聯軍中的中國軍團——英租時期威海衛華勇營研究〉，揚州：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

張　鳴，〈八國聯軍裡的中國兵〉，《中國新聞週刊》，2006 年第 22 期，頁 87。

雪兒簡思，〈八國聯軍中的「華勇營」〉，《時代教育（先鋒國家歷史）》，2008 年第 1 期，頁 47-51。

羅學蓬，〈揭祕華勇營〉，《今古傳奇》，2008 年第 1 期，頁 4-47。

Nish, Ian Hill. “The Royal Navy and The Taking of Weihaiwei,1898-1905.” *Mariner’s Mirror*, No. 54, 1967, pp. 39-54.

〈清末最著名的漢奸武裝華勇營〉，鳳凰網歷史頻道，http://news.ifeng.com/history/gaoqing/detail_2013_11/28/31641717_0.shtml。（2014 年 4 月 6 日檢索）

# A Study on the Chinese Regiment in Weihaiwei during the Late Qing

Liu Bensen*

## Abstract

In 1898 the British occupied Weihaiwei, and in 1899, as part of the Eight-Nation Allied expedition against the Boxers, established a Chinese Regiment, which was dissolved in 1906. The history of the regiment reflected changing British policy. When the Admiralty determined that Weihaiwei would not be developed as a key naval base, the War Office decided to use Chinese troops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About a thousand soldiers were recruited from across Shandong and Zhili to serve under British officers, and they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the conflict of demarcation and the Eight-Nation Allied expedition against the Boxers. The regiment had some successes, but a number of soldiers ran away after 1900 and it was gradually demobilized. In contrast to a standard view of the regiments soldiers as traitor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most were simple rural youth.

**Keywords: Chinese regiment, Britain, leased territory, Weihaiwei, traitors**

*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